

有白鹃梅的家乡

■胡春良

到了温峪后,随即进行寻访。尽管遇到许多繁花满树的白色花木,但遗憾的是,那些都不是白鹃梅,当然是基于媒体上有关夏县白鹃梅的图片和视频来判断的。有些纠结,但没有失望,我坚信家乡应该有白鹃梅!

同学想去我的家乡,拜访神秘的、雄奇秀美的黑龙潭,这给了我又一个求证家乡有没有白鹃梅的机会。我在车内和同学反复念叨白鹃梅,在驶出酒交镇跨上通往家乡山路的时候,我就开始搜寻白鹃梅的影子!

果然,在大连沟岭上簇立着一丛白鹃梅!心都醉了,我差点喊出声来,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!大连沟岭是太宽河和法河的分水岭,这里也是酒交镇通往我村的中间点,地势比较高,就在这山岭上站立着白鹃梅。我终于见到了你!群山如翠龙蜿蜒,天空是纯蓝的,阳光是纯净通透的,清风拂面,清爽怡人,在这样的境遇与白鹃梅相遇,是多么激动和幸福啊!家乡就在这美的纬度,家乡就有这卓逸的花语!我仔细端详白鹃梅,用手机拍下不同角度的花影,终于可以热切地近距离地确定白鹃梅的生态特征,也确信了我曾在放牛的童年经常遇到它,但是从没有关注过。是的,我家乡有白鹃梅!有白鹃梅的家乡是幸运的,更是幸福的。正如偶遇了多年不见的诤于言而被我长久忽视的老邻居,亲切之感油然而生。

家乡挺立的白鹃梅,我相信,这一定是新的乡愁!

在我村下秦涧的沙地崖上,在远过地崖上,在庙前村龙爪石崖上,在通往黑龙潭的太宽河河道两岸的悬崖上,我都发现了白鹃梅的身影。她是勇毅的,在危崖之上,显露生命的力量、坚定的信念。这是一种安然的神态、傲然的情怀、坦然的生存。纵然危崖百丈,纵然鹰击长空,纵然云层激荡,纵然山风呼啸,她就在崖缝里扎根,向天空伸展,歌唱岁月,笑对沧桑!不管身处何处,不管境遇如何,白鹃梅都是站立的形象,都有着花香如雪的淡定和赤诚。

确定了白鹃梅的真切生态特征后,

挚爱亲情

父亲病了,而且是不治之症。这是我在事后才知道的,开始时并没有太在意。那时,我在镇上中学教书,刚过春节不久,镇上请来了县里的眉户剧团。父亲喜欢看戏,我便把父亲接来,没想到戏剧演到一半,父亲便感到腰酸乏力,说有点不得劲儿。我就劝父亲回去休息。父亲却笑着说:“我干了一辈子的庄稼活了,哪有这样娇气?没事的,大概是腰肌劳损吧!”说着继续扭回头看他演了。然而父亲情形依旧,连续三天都是这个样子,而且还隐隐伴有灼热疼痛的感觉。

我决计陪着父亲去医院检查。父亲却执意不肯,说是庄稼人皮实,头痛脑热的喝点药就过去了。不过事情并不像父亲想象的那样简单,虽然他嘴上说得轻巧,背地里还是遵医嘱戒掉烟酒,准时按量地吃着抓来的药。可父亲先后去了临汾、太原几家大医院,但都说没有什么大问题,始终也没有给出一个明晰的结论。

大约是清明时节,我陪着父亲再一次来到运城病的医院,在做完各种检查等待结果时,父亲破天荒地提出想去吃羊肉泡馍。来到饭店,却听父亲“哎哟”一声,用颤巍巍的手摸遍浑身上下的口袋,半会儿才吞吞吐吐说道:“刚才找的五块钱……大概丢了。”那声音至今想来,依然让我感到凄凉。我抬头看去,见父亲佝偻着,蜡黄的脸显得憔悴不堪,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眸,已深深地凹陷了下去,皱纹像蛛网一般缠绕着我的心战栗了,这就是为我们遮风挡雨几十年的父亲,这就是在农业社舞台上叱咤风云几十年的父亲?尽管后来钱找到了,是塞在装中药的袋子里,父亲却始终满怀心思,默默无语吃得慢慢很慢。

吃完饭后,我挽起父亲胳膊,慢慢向医院走去,腿却像灌满铁铅一样。父亲站住脚,直呆呆地望着我,好一会儿才说道:“是爸不争气,拖累你们俩了!”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现在想来,生命原本就是这么脆弱,父亲只几步路走过来,脸上就已经全是虚汗。我再一次面对着父亲,心中不仅仅是隐隐地痛,还不停地拷问着自己:自生命落地以来,我们几曾这样面对面地关注过父亲?似乎天地赠与我们的只是索取更多的父爱,更多的物质关怀和更多的精神呵护。“我们是做儿女的”的遁词,似乎就成了我们依附父亲的最佳诠释。除此而外,我们何时对母亲的日渐苍老而动心操劳,何时对母亲的呕心沥血而生怜悯?何时?何时?何时?……如今还有多少个何时,可供我们无偿地去消费呢?

不需讳言,父亲已是风烛残年,很可能会殁于旦夕之间,而到了那个时候,我们还要、还会、还有地方去索取父爱吗?从医院出来后,我极力隐瞒着父亲病情,千方百计用自己的行为来救赎灵魂深处日渐浓烈的不安与悲痛。那一年农历六月十八,是父亲65岁的生日,我们给父亲做了最后一次寿宴。在这次寿宴上,父亲谢绝了所有人的敬酒,然而在临近结束时却颤巍巍地站了起来,端起酒杯对我说道:“建国,你总算出息了,多年来的功夫没有白费,爸爸祝贺你!”说着仰脖子,喝干了这他这一生中的最后一杯酒,然后从身边拿出一张《山西工人报》,上面有我两天前才发表的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他与我》,算是我的处女作。

父亲生来不苟言笑,对我们要求极为严厉,很少这样面对面地表扬我们,而且我也不知道父亲是从哪里找来的这张报纸。我拉起父亲的手,贴在我的脸上,泪水在眼里涌动着。或许我们对父亲的爱,正是从这点点滴滴不起眼的小事里感悟:父亲就是守护我们人生的一座堤坝,多年来用他坚毅的身躯抵挡着一浪一浪激流的冲击,让我们仿佛永远生活在温柔的港湾里。而如今堤坝却要随风浪而去,我们将毫无遮挡地面对生活的波澜。一想到这里,我顿时像失去了脊梁一般,空落落没有了依靠。

我在焦虑中不时地祈祷着,希望能用虔诚延续父亲的生命。然而生活的重负早已耗尽了父亲的心血,他们以自己的苦难,灌溉了自己的根,终于无奈地住进了医院。我不顾父亲的反对,向学校请了长假,日夜守在他的跟前,漫无目的地与他夜扯着,只是为了分散他对病的注意力。父亲见我如此执

永远的父亲

■冯建国

父亲躺倒在了家里的炕上,曾经欢乐的小院,已然失去了往日的欢歌笑语。我为父亲喂水、喂药、喂饭,帮他洗脸、理发、剪指甲,并不停用手轻轻地揉搓着他难受的部位。我知道,即使我们千百倍地精心照料,甚至不能报答父母天地之恩、山水情的十一二。

因为没有父母给予的生命,哪有什么今生今世所谓的一切?在一次我帮父亲揉搓肚子后,他拉住我的手,尽力装出很轻松的样子说道:“看来爸是熬不过这一劫了,就想给你说上几句话。你是咱家唯一的男娃,爸走后你要撑起这个家,照顾好你妈和姊妹几个,不要忘记逢年过节给你奶奶上坟。”

我趴在父亲身上,终于放声大哭起来。我日益明白与父亲永远分离的日子在迫近,也知道必须接受这不可避免的现实,因而免不了紧张恐惧。那天夜里,我做了一个噩梦,梦见父亲在送我上学的路上,突然遭遇了车祸。父亲纵身扑在我的身上,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,父亲已平静地躺在了我的怀中……我们乡下有“梦是颠倒”的说法,所以我把梦的内容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听后沉默了一会儿说道:“兴许能应验了呢,这几天我也觉得病轻了。”于是情急之下,我忘了“回光返照”的现象,也增添了侥幸心理,因为我发现父亲的胡须还在长,想着父亲还有生命力……尽管我也懂得那是人生的必然阶段,却总还是希望他不会来,也千万不要来。但是就在那个下午,父亲却陷入了深度昏迷。在我们姊妹们的哭喊中,父亲突然睁开了眼睛,然而仅仅只是一闪,就又倏尔黯淡下去。在那瞬间的光亮里,我读懂了父亲对生命的渴望和对亲情的眷恋。

面对父亲的灵柩,我无言地沉默着,我知道我们已处于两个世界,从此一生中再也得不到父亲的庇护,几十年休戚与共的岁月影像,也成为永远不复存在的记忆,在这茫茫的世界里,再没有了为父亲尽孝的机会了。说来父亲就像秋天般凝露,那留给我们的瑰宝是慎思明辨,还有那从容处世的信条。古人云:“乔木高而仰,似父之道;梓木低而俯,如子之卑。”父亲离开后我才深深地悟到:真正使我们称得上是父亲的人,无论他一生是尊是卑,是伟大还是平凡,都是值得我们敬重和书写的。几十年来,我始终不曾忘记父亲的嘱托,慎行慎欲,戒骄戒躁,从不敢丝毫放纵自己。

在我们生命的年轮里,付出与回报常常并非成正比,而且人生充满了无常,有许多东西稍纵即逝,失去了就终生再难以报。在父亲去世最初的那段日子里,我总处在一种无意识的恍惚中,会在听到某个与父亲相似的声音时蓦然回首,会对着某个与父亲相像的背影而突然发呆,会在观看影视剧父子欢聚的幸福情景时不自觉地落泪,会在读别人描写父亲的文章时无端地湿了眼眶,还有那乡村小院内和田间小道上的一景一物,无处不在的是父亲曾经的背影……是的,父亲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,他的生命的辉煌乐章已经终止,但他又像是天下任何一位伟大的父亲,那坚实向前行走的脚步是永恒的。

只是逝者如斯,亲情经不起太久的等待,可惜一切不能重来。还想吧,只要有父亲在,就如同生活中还有棵遮风避雨的大树,我们天性的心灵还有依托。没有了父亲,就须自己独挡八面来风,虽然我们早已适应了独立生活,但依然是感觉到心灵倍加凄凉。其实在人生的旅途上,生命便是这样生生死死无止无休,排着一个长长的无止无休的队列,前边的倒下,下一个便成了排头兵,就要承担起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使命。设若如此,我们何不从现在做起,用大孝来侍奉自己的亲人,用大德来感恩周围的朋友,用大爱来温暖世间的生灵。何须像我现在这样,恨不得将心撕为两半,一半心存绵绵悱恻,一半化作苍白诗文,连同纸钱去告慰父亲在天之灵……

凡人情思

捡蒜

■王琦

和妻子逛完市场,在一家小面馆坐下。这家面馆不大,很干净,每张桌子上都放着筷子盒、蒜碗和小醋瓶。我喜欢吃蒜,特别是西红柿炒鸡蛋的浓香味就着蒜的辣味和醋的酸味,使得香味更加地透彻。

“爸,掉到地上就别捡了,这儿还有呢。”

听到有人说话,我抬头一看,是旁桌的一位父亲弯下腰,在捡掉在桌上的大蒜。

这位父亲穿着老旧而朴素。只见他向后移了移椅子,弯下腰低下头伸着胳膊去够蒜。

我的心里突然对这位父亲有种特别的尊敬之感,也想起了我的父亲捡蒜的情景。

大学毕业的那年冬天,我要到外地上班,父亲早早地将我送到了火车站。见时间尚早,路途较远,他就带我去车站对面的一家面馆吃东西。我俩相对而坐。趁面还没有上来,我给父亲倒水,父亲则剥起蒜来。我吃蒜根源在父亲,从小就喜欢吃,父亲常说,吃蒜会算账,我就信以为真,且一直吃到现在。

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,手很粗糙,有不少茧子。父亲一个不小心,把一颗还没有剥的蒜划拉了出去,掉在我俩的鞋中间。

父亲赶紧将椅子往后拉了拉,俯下身子就去捡蒜。我不知道蒜掉到了地上,就问:“爸,怎么了?”

见父亲没有回话,我穿着厚棉衣把头低到桌腿旁,只见穿着厚棉衣的父亲努力地弯着腰,身子往下倾斜,把花都探到了桌子下面,像是一座高塔就要倒塌了。他尽量伸长胳膊去够那颗蒜,连平时搭在头顶一圈的头发都耷拉了下来,像杨柳一样垂直而下,头顶和后脑勺没有了头发的覆盖,显得稀疏而空旷,就像我家冬季果园里的树枝没有了树叶一样,光秃秃的,很是难看。

看到此,我赶紧伸出胳膊去拿蒜,却被父亲够了过去。他坐端后,直起腰,深深地吁了口气,嘴角露出微笑,像是一个小学生被表扬了一番。他把蒜放在桌子上,双手像梳子一样张开,整理他那像是被暴风雨袭击过的头发。

这时我突然发现父亲的鬓角有些许发灰,甚至还有些银发。这些年,父亲母亲打理着家里仅有的六亩果园,省吃俭用供我上大学。如今我即将工作,父亲依旧勤俭节约,甚至这么多年连一件衣服都会不得添。父亲是位老党员,从小就教育我要艰苦奋斗。我也像吃蒜一样把这句话说到了至今。

而今十多年过去,每次看见别人在餐桌下弯腰捡东西的时候,我就会想起父亲弯腰捡蒜的情景,想起父亲教导过我的每一句话。这样的情景每每想起,总有一种喝了热水的温暖涌入心田。

神往有了。那么位于中条山深处的家乡,是不是也有白鹃梅呢?以往不识白鹃梅,即便遇到过也肯定没有关注,所以难下断语。但是家乡的青山秀水一定应该有白鹃梅的身影。这是一种希望之中的期盼与希冀!

一时间脑海里全是白鹃梅的影子,空灵、缠绵、热烈,甚至连梦乡也有白鹃梅的清香。我要求证家乡是不是有白鹃梅,我期望家乡是有白鹃梅花语的灵魂家园。

也许诚之所至,恰有机会到山里去,尽管去的地方不是家乡,而是温峪,但是两地有相似的地理环境。五月的群山青翠、清新,充满生机,仿佛勃发无声的伟力和浩荡的情感。车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,目光射向窗外,随着莽苍的多彩波浪快速移动,每每飘过白色的花树,心都会为之一震——那会是白鹃梅吧。在翠绿的山林间不时泛起的白,恰若天使的白纱巾,卓尔不群,超然俊逸,在纯净的阳光下浸入灵魂,轰然律动,但是真不敢确定那一定是白鹃梅。



鹊雀楼

红色印记·堆云洞
(水彩画) 韩创定 作

在晋南,花就是花,是用来观赏的,人们很少把花当作食品和饮品,而桂花却是例外。

桂花的白并不是单一的纯白,白里挂着粉的,白里漾着绿的都有。曾在菜市场的地摊上,发现过桃红的桂花,它要比白桂花朵儿稍大些,艳丽的色彩要比桃花更鲜艳,艳得甚而偏向红紫去,也不知是自然生长的还是棚里培植的。但新奇归新奇,于食用来说,自己还是喜欢白色的桂花。

我家新园子里有一洋槐树,在园子南边五间主屋西南角两间低矮的饭馆旁,和邻居官墙一米之距,黑色粗糙的树干钵碗口般粗细。也许受地域影响,在自己幼时,似乎这树干总那般粗大,蓬乱的枝条可蹿升到饭馆极高的地方。

每年桂花将开,父亲到园里转得更勤快。他去的时候,两手背抄在后背,打开园里圆木架高的柴门,慢腾腾地在园里巡视,像位览胜的游客。园里数十棵杨树翠色可人,两棵臭椿,一棵柿子树,都是经他手置办的。五分大的园子,和村庄的照壁仅一墙之隔,园子的存在见证了父亲盛年的辉煌。父亲到园里看每棵树木,就像重逢了自己能干的年月。这季春天,他仰望桂花的时候居多。桂花有

更高的枝杈。

母亲和邻家的几个女人找来竹篮、筐箩等家伙什子,专等着钩下的枝杈。一枝枝枝杈从空里划过,落下,女人们你抓一枝,她托一枝,小心避开枝杈棘刺,把一串串桂花捋得干干净净。“那枝开得好,就那枝,东边的!”槐树下的女人也像指挥官。

四哥顽皮胆子大,他上树高,杆子够不到的地方,他灵活攀爬,所攀附的枝杈往往和小孩的手腕差不多,树枝跟着他身子摇晃,他伸着手还是想把远远的枝杈拉近他怀里掰折。母亲在槐下

影儿了,有米粒大了,似片绿白的叶芽苞。桂花长到哪里,开到哪里,便有父亲传声筒般及时地传给老院里小脚的女主人,这女主人也会高兴地说:“骨朵也等不了几天,让它再长长,就是别开太圆,半开将好。”

桂花开不过,父亲的眼睛硬,它开到正正好,父亲就在那个早晨,找来家里最长的木杆,用绳一匝一匝缠紧割草的矮镰刀,这长杆像人加长的手臂,在阔冠的槐枝间,极力把人的十指延伸至

丝丝用嘴吸着气:“啊——不要上了,这么多够了,别掉下来。下来,吃不了!”

不断有门前人加进捋桂花的队列,女人们说桂花,也说和桂花不搭边的家长里短。

捋好的桂花被母亲稍事挑拣、淘洗,盐碱水抓匀,白面拌匀,上算,十五二十分钟就够,出锅再泼热油,就可美享享了。

桂花菜很配菜,配上小露葱蒜丝调制的辣椒油再好不过。桂花的香气,葱丝的微辛,辣椒的那点油辣,加上山西人的老陈醋,绝了!

在这个美丽的季节,桂花菜又被运城盆地这方水土养起来的城乡人热烈追捧着,农村的老院没落了,农家的洋槐树也

难以寻觅,而中条山上野生的洋槐花,仿佛难了人间的情事似的,它们和春风拥抱,不声不响地绚烂了条山的土岭沟。

自己这个寄居城市的人,不得不感叹:美丽的年月没能和自己思念的亲人在一起,应季的时候没能和自己爱的花共乐趣。

在一个流动菜贩的三轮车上,迫不及待请来芬芳的桂花,它从哪棵树上走来,又经过何人之手?它和我家园子里的花多么相像,只是少了父母的期盼,少了桂花的底蕴。

古老的纺车

■杜宝彦

回到老家
走进老屋
老屋墙上挂着一辆
古老的纺车
这辆纺车
奶奶的奶奶用过它

几代人的纤纤细手
把纺车摇柄
磨光了
磨亮了
磨熟了
磨热了

这辆纺车
像一位慈祥的老人
纺织着生活的艰辛和快乐
纺出了母亲手中线
纺出了游子身上衣
纺出了母亲浓浓深情

纺出了孩子悠悠思念
这辆纺车
像一位老人
讲出了难忘的故事
讲出了牛郎织女的好传说
讲出了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艰苦精神
讲出了男耕女织的恬淡生活
讲出了漫长的历史沧桑